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贺宏亮 王庆誉 译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四川文艺出版社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贺宏亮 王庆誉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著; 贺宏亮, 王庆誉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11-4659-6

I. ①老… II. ①欧… ②贺…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515号

LAOREN YU HAI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贺宏亮 王庆誉 译

责任编辑 卢亚兵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插图 谢云霓
责任校对 王冉
责任印制 周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185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59-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是永远不能够被打败。

译者前言

《老人与海》写于1950年圣诞节后到1952年2月底，是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的创作思想和风格达到巅峰时期的作品，一经出版，就得到一致好评，使海明威获得1953年度的普利策奖金。并且，主要是由于这本小说的成就，海明威获得了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作品，故事很简单：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独自出海，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但这鱼实在太大了，把他和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两夜才筋疲力尽，被杀死后绑在小船的一边。归途之中，老人和鱼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到港口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在小说中，圣地亚哥遭受着痛苦和磨难。小说

开篇就说，他是独自在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这一回已经去了八十四天，却没逮上一条鱼，似乎已是大家的笑柄。之后历经挫折，终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大，劲也大，拖着老人和小船在海上漂流了整整三天，人和鱼对峙着，老人在这三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遭遇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在回程中却不断遇上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殊死搏斗，结果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啃光了，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对读者而言，圣地亚哥完全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但人并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永远不能够被打败”这句话是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内心独白，也是小说的核心精神。它生动地揭示了圣地亚哥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其实也就是作者海明威的思想观与价值观的反映。这句话意味

着，人生的使命是奋斗，是与命运做不懈的抗争。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曾说：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独自在海上捕鱼的圣地亚哥老人，或许就是“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海明威本人的写照吧。

《老人与海》的写法很有特色，最引人注意的，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虽然海明威在1952年9月13日致友人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的东西”。但是从作品文本来看，海明威显然是煞费苦心地把许多层含义融合在了一个简单的故事里。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位英雄，象征着人类顽强的意志力。他敢于向人生种种磨难宣战，向人的生命极限挑战，并超越它，以生命换取荣誉和尊严。这部作品，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展示了生命的价值，震撼人心。在与大海、马林鱼和鲨鱼的较量中，圣地亚哥以自信、勇敢、强悍的英雄形象奏响了一曲深沉低回的协奏曲。海明威高度赞扬了

人类的勇敢，以及在逆境中敢于克服各种困难、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精神。大海象征着人生的搏斗场，是人类社会的剪影。海明威并没有对大海做太多客观描写，许多地方是通过老人带有倾向性的默想、回忆、自言自语等形式叙述出来的。文章中描述了海龟吃水母，鲨鱼吃海龟，还有那小鸟被老鹰追捕时发出的微弱而凄惨的叫声，我们看到一幅从海底到天空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上，是强者的追逐和弱者的奔逃。人与现实社会斗争的结果，是残酷的失败、流血和无能为力。对大海来说，没有这个老头它也照样存在，而老人的存在却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偶然、危险甚至死亡。马林鱼象征着人类美好的理想与追求，是老人不断追逐的宏伟目标。老人对马林鱼的追捕，象征着他用坚强的意志去追求理想事物的实现。而鲨鱼则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社会中的邪恶力量，掠夺成性，制造灾难，阻止人们达到理想境界。老人与鲨鱼的斗争表明了人类的幸福是建立在与邪恶力量斗争并取得胜

利的基础上。

有一些细节，海明威显然是把老人比作了受难的耶稣。老人钓上了大鱼，他和小船被拖着走，钓索勒在背上，感到疼痛。这一描写，暗喻耶稣扛着十字架的形象。而当他用鱼叉杀死了来犯的第一条鲨鱼，又看到有两条鲨鱼游来时，“Ay！”他用墨西哥土语大声喊道。这个字是无法被精确地翻译出来的，也许当一个人的手被钉子穿过，钉到木头上的时候，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这种声音。这段描述暗指老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作品中一再提及老人曾有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八十七”这个数字也含有深意。耶稣受洗后，曾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受到魔鬼的试探。这四十天加上基督教大斋期的四十天再加复活节前的“圣周”那七天，刚好是八十七天。而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一次出海，老人一连八十四天没打到鱼，接下来在海上待了三天，刚好等于基督从受难到复活那三天。老人在这三天中经历了大磨难，最后获得精神胜利。

这两个八十七天的过程，似乎表明了人生是循环的，是无休止的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以前发生过，现在重复经历，往后还会不断发生。老人圣地亚哥代表着所有人的形象，经受着最强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苦难历程。这种描写，是与海明威对于人生的悲壮看法相吻合的。

七十五年前的1941年春天，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日子里，海明威携同第三任新婚妻子玛莎·葛尔虹，从夏威夷飞香港，在港乘小型飞机飞越日军占领区，在广东南雄县着陆，又北上韶关，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的辖区待了一个月。4月6日，海明威夫妇搭乘运钞机到达重庆，早已准备妥当的国民党政府当局，隆重接待了这对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夫妇。海明威有位中文名字叫韩明卫的叔叔，早年来华传教和行医。韩明卫夫妇创办了太谷仁术医院、贝露女子学校、毓德妇女学校，在山西期间结识了太谷的孔祥熙

家族，双方交往密切。后来孔祥熙受韩的帮助，赴美留学，归国后身居要职。这也是海明威夫妇在中国受到极高礼遇的重要原因。在渝期间，海明威夫妇采访过多位国共政要，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通过特殊渠道，他们还在一间地下室里与周恩来见面，并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政交流。4月9日晨，海明威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抵成都，参观了军事院校和兵工厂，4月11日飞回重庆。海明威回国后，写了六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他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并到华盛顿去回答针对中国问题的咨询。

谨以这个新译本，纪念海明威来华七十五周年。

2016年8月于成都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捕鱼的老人，已到那里去了八十四天，但一条鱼也没捕到。头四十天里，一个男孩跟着他。可是，过了四十天都还没捕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就说，这个老头如今真是“霉登”了，也就是倒霉透顶之意。于是这孩子就听从父母的意见，跑去了另外一条船。一换地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这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荡荡的，觉得有些难过。一见老人回来，他就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绳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船帆。帆上用面粉袋的布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起来，像是一面意味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且憔悴，脖颈上都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子上还有些老人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引起的良性皮肤色变。斑痕从他脸的两侧往下蔓延。他的两只手，因为常用绳索去拉那些大

鱼，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就像水土流失了的干涸沙漠那么久远。他显得苍老，但是那双眼睛却像海水一般蔚蓝，愉快，不服输。

“圣地亚哥，”这一老一小从小船停泊处爬上岸时，男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们家里挣了点钱。”

是老人教会这孩子捕鱼的，所以男孩很亲近他。

“不好吧，”老人说，“你碰到一条运气好的船，你就该跟他们一起。”

“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都钓不到一条鱼，但是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天天都逮住了大鱼了。”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才离开的。”

“是我们父母叫我回去的。我是儿子，只能听他们的。”

“我知道，”老人说，“是该这样子的。”

“主要是我爸爸觉得没有太大把握。”

“是啊，”老人说，“但是我们有把握，不是吗？”

“是的，”男孩说，“我等会儿请你到露台酒馆去喝两杯啤酒，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些打鱼的工具搬回去。”

“好的，”老人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

他们坐在露台酒馆的露台上，有几个渔夫过来跟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还有些年纪稍大点的渔夫过来看到他，觉得难受。不过他们也没流露出什么，只是斯斯文文地在那里谈论着海流，如何把钓索送到深海下面去，天气这阵子很好等，以及别的见闻。当天出海打鱼的渔夫们，都陆续回来了，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摆到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嘿呦嘿呦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去，在那里等冷藏车来，再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大市场。逮到鲨鱼的人呢，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到复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

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再用盐巴来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隔着海湾都闻得到鲨鱼加工厂的味道，但是今天，只有很淡的一丝气味，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了。坐在酒馆的露台上，阳光明媚，心情舒畅。

“圣地亚哥，”男孩子说。

“什么事？”老人说。他正眯着眼睛握着酒杯，好像在回忆好多年前的事情。

“要我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来吗，你明天用？”

“没事的。你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明天罗格利会帮我撒网的。”

“我很想一起去。就是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帮你做点其他事情。”

“嘿嘿，你才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呢？”

“五岁多点吧，那天我把一条大鱼拖上船去，它